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du Novel Series

哪有那么容易

长篇小说

流岚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THE
NOV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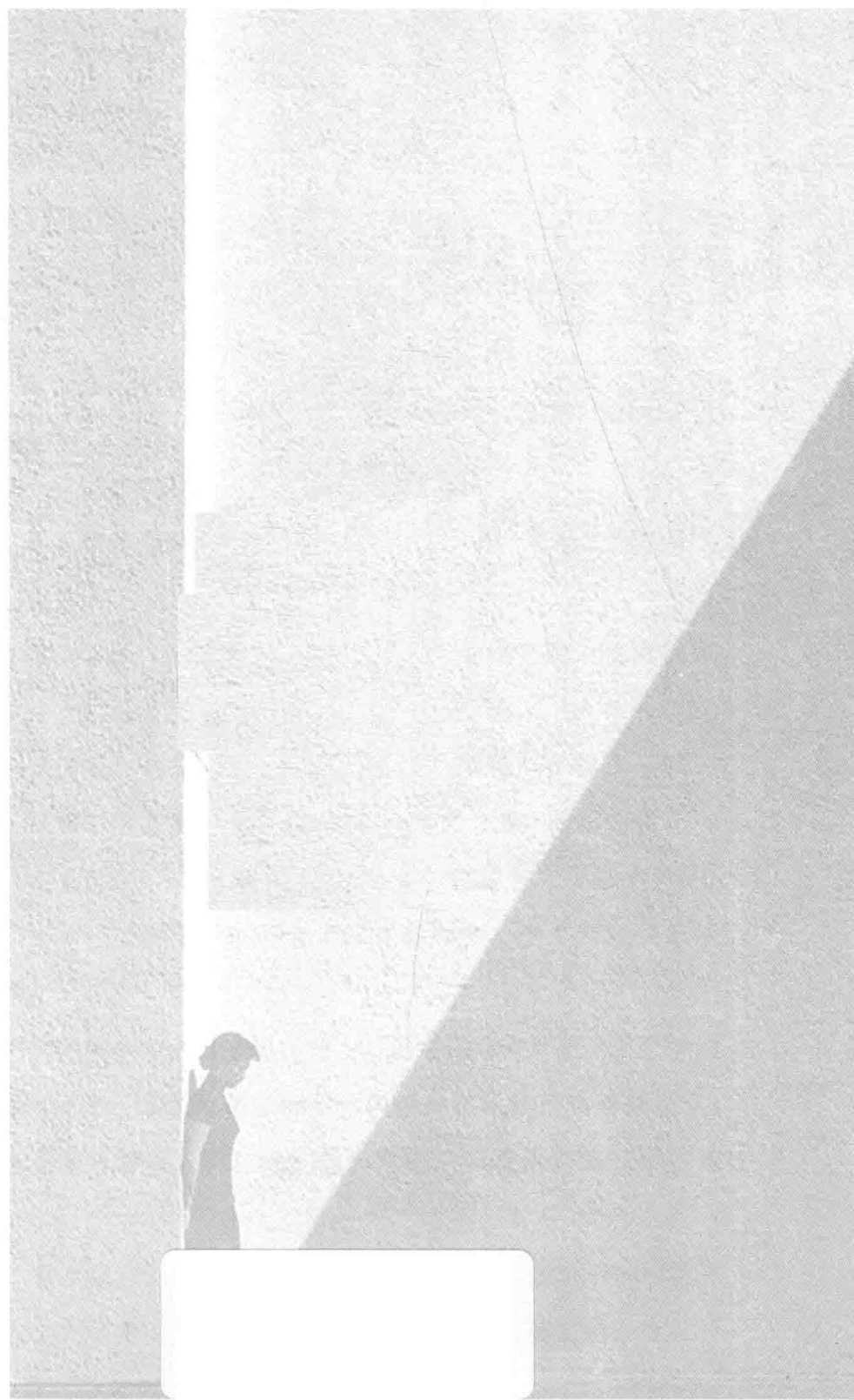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哪有那么容易

长篇小说

流岚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哪有那么容易 / 流岚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315 - 7

I. ①哪…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738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1.25 字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李文娟回到家里又一次和丈夫大吵起来，丈夫王福生赌气摔门出去了。

你看看他，每次就这样，我还没跟他说完呢，他就往出走。李文娟指着王福生的背影，对婆婆董云说。

董云走过来安慰着儿媳，你还不知道他吗？他从小就这样，从来不愿意跟人吵架；你也是，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我和他结婚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你看看人家别的男的，也用不着我这样呀，整天为了钱在想办法。李文娟怒气未消地说。

按说咱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去，可是你偏偏要把琪琪上学的钱拿去炒股，可你炒就炒呗，你说说现在这股市全给套住了，你着急他也着急。董云想安慰李文娟，可说话的语气却有些生硬。

李文娟感到不是心思，她本想在婆婆那里找到一些同情和支持，可从董云的语气中可以听得出来，是在埋怨她。

李文娟也赌气不吃饭了，走向自己的卧室。

这是东江市这个春天的第一场雨，下得淅淅沥沥的，路上有些滑。

王福生低着头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十字路口的车很多，王福生还是低头走着，前面已经亮起了红灯，他依旧不管不顾地往前走着。

王福生走到路中间，一辆大货车从远处疾驰而来，马上要撞到王福生的身上了，大货车的司机来了一个急刹车，那货车带着很奇怪的刹车声终于停在了离王福生只有一步远的地方。

你他妈不要命了！大货车司机把头探出来，对站在路中央的王福生吼着。

王福生抬起头来望了望司机，也没有说什么，又往前走。

大货车司机想把车启动，可是车已经熄了火。

司机指着王福生的背影，你说这个人，也真是怪了，真是脑子进了水。

坐在副驾驶上的一个同伴笑了，你看这雨下的，他脑子进点儿水也是正常的。

正常什么呀，你看咱们车都打不着火了。货车司机还在那里忙着。

这时十字路口的车越堵越多。

交警李文军赶紧过来指挥，堵在十字路口的车辆渐渐被他疏导了。

十字路口红绿灯又恢复了正常。

李文娟躺在床上生着闷气。

她这阵子正为炒股的事闹心呢，想起来这一年来她炒股的经历，真是苦辣酸甜五味俱全。

开始的时候有人说炒股能挣钱，她就试着投了两万，一个星期之后，她悄悄算下来，还真是挣了一千多元，于是她把家里另外几万元钱都投了进去，一共是五万元钱，她投到了股市里。当然对她来说不亚于一场心理的折磨，于是每一天她都跑股市大厅，回来就看电视听广播，满脑子全是股市上的事情。

王福生埋怨她，你看看给孩子准备的学费钱你拿去炒股，如果赔了怎么办？李文娟不服气地和丈夫辩论着，你光知道赔，你没看见我前几天挣吗？

王福生是个老实人，争吵起来他说不过李文娟，于是就坐在旁边不吱声了。

开始的甜头使李文娟下了大决心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股市，接下来时间不长，股市就开始大跌不止，每一次跌下来，都让李文娟心惊肉跳。她每天到大厅里看着那闪动的绿盘，她的心就疼，尤其是看见她买的那两只股票，从来就没有变成红字，她就在心里不断地悔恨和埋怨着自己。你看看人家，虽然这大盘是在一直往下滑，可是个别股票还是在上涨，都怨自己没有买到好的股票。

这种埋怨的话她只能在自己的心里一个人悄悄地说，虽然丈夫王福生从来不主动提股票上的事，可李文娟一想起这些事来心里就焦急得不行，动不动就在家发一些无名火。孩子正在上高三，她当然不能和女儿王琪吵；婆婆更不行，不仅身体

有病，而且家里的很多经济来源都靠婆婆的退休工资；没有办法，她吵架出气的目标只有王福生一个人了。

李文娟原来是东江市纺织厂工会的宣传干部，年轻的时候唱歌跳舞样样都会，在厂里也算是个人物。她原来只是一个纺织车间的普通女工，渐渐地厂领导发现她是个人才，就把她提到了工会。每逢有演出的时候，她都要登上台去唱一首，或者跳一曲舞；有的时候厂里领导需要陪客人，也把她叫上，渐渐地她成了厂里的一块招牌。

那些年李文娟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总是活得非常滋润。她觉得自己走在街上那回头率还是很高的，虽然自己已经结婚，甚至已经生了女儿王琪，可是她觉得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和那些小姑娘相比都丝毫不差。

她休完一次假后，新任厂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说是新厂长，李文娟也认识，而且也非常熟悉，这个新厂长谢天喜就是原来这个厂的销售科长。两个人在接触的时候，这个谢天喜还经常用语言挑逗李文娟，但是李文娟从来不为所动。

后来谢天喜当了副厂长，出去跑销售挣了不少钱，回来的时候也经常给李文娟带个什么礼物，但是李文娟从来没有接受。也就是在李文娟休假的这些日子里，东江市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变化，那就是谢天喜的堂兄谢天星从外地调到东江市工作，当了市委副书记。由于堂兄的关系，原来纺织厂的厂长被调整到别的企业，谢天喜便接了厂长。

接了厂长之后，谢天喜感到自己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在这个几千人的工厂里，他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多漂亮

的女工，多数都是见钱眼开，或者是谁的权力大就跟着谁走。他这么多年一直想方设法想走上这个台阶，拥有现在这种权力，他的目的就只有两个，一个是挣钱，一个是女人。现在这两种东西他可以说都是唾手可得了，于是从谢天喜接任厂长的那天起，他每天都是花天酒地，看到车间里哪个女工漂亮他便叫到办公室进行一番开导，这些很多人都看在眼里，可是没有人敢吱声。谢天喜当了厂长不久，他突然想起了那个漂亮的工会干事，于是就去问工会的人，工会的人告诉他，李文娟现在正在休假，还有几天才能上班呢。

听说李文娟正在休假，谢天喜感到有些惋惜，他只能等，好在李文娟也飞不出我的掌心，等她上班，咱们再说。

这期间，纺织厂的效益开始下滑，很多产品积压在那里卖不出去，即使是销出去的，有的时候还会有大批的退货。可谢天喜还是把表面文章做得很足，每逢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的时候，他都事先做好准备，把那汇报的材料写得天花乱坠，又施展出他迎来送往搞销售的本领，把检查团的领导招待得服服帖帖，于是那些人都是打着饱嗝喷着酒气心满意足地走了。

李文娟上班也正是赶到这种时候，她一上班就听工会的人说谢厂长找她，李文娟心里便隐约地猜到谢天喜找她是什么事情了，可是又不能不去，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谢天喜的办公室。

那天和谢天喜见面的场景，李文娟觉得即使是过了十年二十年她也能记得清清楚楚。

一见李文娟走进来，谢天喜便从办公桌旁走过来，热情地

握着李文娟的手。哎呀，你怎么才来上班呀，你看看我这厂长当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你谈一谈，可是一打听，你却在家里休假。这回好了，你不是上班了吗？我都想好了，你不要在工会做了，就来给我当办公室的副主任吧。

什么？我当副主任，这恐怕不行吧，那些工作我不熟悉，我怕我干不好。李文娟不冷不热地解释着。

谢天喜还是没有松开李文娟的那双手，一个劲儿地拉着摇着，看你说的，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呀，你说我这厂长吧，这不也是赶鸭子上架吗？现在咱们厂正是缺人之际，你我还不了解吗？在咱们厂你是个人才，是人才就得发光发热，以前的事不说了，现在纺织厂我说了算，你听我的没错。谢天喜一边摇着李文娟的手一边慷慨激昂地说。

李文娟使劲地挣脱了谢天喜的手，走到沙发旁坐下来。

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谢天喜望着李文娟追问。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事我是有点儿干不来，我看你还是让我在工会干吧。李文娟解释着。

谢天喜的脸色顿时阴沉起来，怎么，我这厂长说话在你面前不好使呀？我已经和工会主席说过了，你今天准备一下，回去交代交代，明天就到我这里来上班。

一看谢天喜把话说得不容商量，李文娟便默默地站起身来，反正我跟你说了，如果我工作不好的话，你可不要怨我。

谢天喜把李文娟送到门口，还特意拍了拍李文娟的肩膀，看你说的，咱们厂的这点儿事还有你李文娟干不好的吗？你不

放心，我可放心，你来吧，肯定错不了。

当天李文娟回家之后，为了这个事还和王福生商量了一番，可商量的结果也还是得到谢天喜的办公室当那个挂名的副主任。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在企业厂长是法人代表，他让你干什么如果你不干的话，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当然，李文娟在和王福生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她没有把心里深处的那种担忧说出来，更没有敢把谢天喜当销售科长时对她动手动脚的事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那全家人都会为她担心。可是这个时候的李文娟心里的主意是早就定了的，对那个谢天喜她从心里感到有些厌烦，虽然现在他当了厂长，可她并没有在心里认同他。李文娟便在心里想，反正我去上班，拿的是工资，咱们就公事公办，如果你姓谢的敢来邪的歪的，那你就去做梦吧。

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李文娟想的这么简单，因为办公室里只有李文娟一个人，她表面上是副主任，其实干的就是秘书的活儿，原来的秘书嫁人了，已经离开了东江市。李文娟隐约听别人说过，是谢天喜上任之后和那个女秘书如何如何，后来那个女秘书没有服从他，就被谢天喜给辞掉了，女秘书一气之下，离开了东江市。

李文娟的主意虽然已经定了，可是她面对谢天喜那时常的挑逗和引诱，她有些烦得不行，但又没有办法。一会儿谢天喜让她取这个文件，一会儿谢天喜又让她拿那个东西，她又不得不服从，便勉强地敷衍着。

谢天喜以为自己当了厂长，这纺织厂的几千人就他说了算，他便可以像皇帝一样，可以随便召见任何一个女工，那么

被他召见的这些女工或者女干部，也会像见到皇帝那样欣喜若狂。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李文娟却是这样的人，对他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谢天喜终于开始恼火了，他要给李文娟一点儿厉害看看。

那天阳光很充足，从外面的窗子射进来，屋里一片暖洋洋的感觉。

谢天喜把李文娟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很威严地望了一阵李文娟，终于说出了那番敲山震虎的话：咱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产品积压在那里，现在咱们厂人又这么多，不说别的吧，现在开支都成了问题。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毫不夸张地说，咱们纺织厂说不定哪天就倒闭了，而现在需要做的便是精简咱们纺织厂的员工。

李文娟望着谢天喜，心里无声地骂着，都怨你这个败家子，整天不想别的，现在好了吧，厂子都快被你整黄了，我看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谢天喜当然不了解李文娟现在的思想活动，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对你的心思你早就该知道，我也不勉强你。我现在就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对你够意思的，可是你想想，你对我呢，从来都是这么不冷不热的，我对你可以说是一往情深，你却不顾及我的感受。人都是讲感情的，可以说我在你面前是有些伤自尊的。现在路子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如果从了我，别说是第一批下岗，就是到了最后，我想咱们纺织厂这么一大摊子事，就是倒闭了、厂子黄了，咱们厂子还会留下一批留守人员，只要有我在，你肯定不用回家，现在我就等你一句话。

李文娟听完谢天喜的话，甚至连思考都没有思考，便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你站住，方才我说的话你听清了吗？谢天喜在身后催问着。

李文娟走到门口回头望着谢天喜，我听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现在走了，用你的话说，我现在就回家了。

谢天喜没有想到这最后一招在李文娟面前也没有见效，便气急败坏地指着李文娟，好，好，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那好，你到外面等着看名单吧。

我才懒得看呢，我告诉你姓谢的，姑奶奶不干了。李文娟头也不回地走出纺织厂的大门。

王福生在雨中走了这半天之后，他突然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便又走进了他经常去的那家春秀饼店。

天已经很晚了，外面又下着雨，饼店里的生意很冷清。

王福生走进来之后，又坐在了他平时最常坐的那个墙角靠窗的桌子旁。

这个饼店他每周可能都会来个一次半次的，而每次来，他都是选这张桌子。

饼店老板冯春秀一看王福生走进来，便很轻车熟路地拿起一瓶啤酒，又从橱柜里端起一盘花生米走过来。冯春秀把酒和花生米放到王福生面前，打了一声招呼，王大哥，你来了。

王福生冲着冯春秀点点头，算是回答了这声招呼，把酒瓶打开，开始慢慢地喝了起来。

其实冯春秀和王福生并不熟悉，只是知道他姓王，在市里的药厂当技术员，其他的事情便一概不知了。王福生究竟是多少次来到她的饼店，她记不清了，可是她能记清的就是，王福生不管什么时候来保证都是坐在墙角那个靠窗子的桌子旁，要的总是一瓶啤酒、一盘花生米。

细心的冯春秀望着王福生在那里喝着闷酒，她在想这个男人究竟是因为什么事经常到这里来，而每次来王福生都是闷闷不乐的，那表情就像心里有多大的苦难似的。

曾经组建过家庭后来又离异的冯春秀在这方面非常敏感而又细心，她坐在那里悄悄地望着王福生的表情，心里不免升腾起一阵同情。王福生每次来的时候，都是不声不响，走的时候也是默默的。冯春秀看着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尽管是不认识，也不熟悉，可心里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自己都解释不清的情绪。想到这里，冯春秀想走过去安慰安慰，可是又觉得自己有些冒昧，便走到后面的厨房里去找方子达。

方子达从后面走出来，冯春秀指着王福生小声地说着什么。

方子达认真地点点头。

李文军开着警车在街上巡逻。

李文军从车里突然看见了姐夫王福生正坐在春秀饼店靠窗子的那张桌子旁喝酒，便把车停下来靠在了路边，静静地望着里边的王福生。

姐姐李文娟和王福生吵架的事，李文军早就知道，李文娟也和他说过王福生每次吵架都往出跑，这次肯定是两个人又吵

起来了，李文军便把电话打给了姐姐。

李文娟在电话里异常愤怒地骂了起来，你说说他这个不争气的，我就和他吵了几句嘴，他可倒好，家里的饭不吃，倒出去花钱喝酒，你等着，我马上就赶过去。

李文军对着电话说，我现在还有工作，你来就行了，我可跟你说，在家里吵就行了，别到外面来大吵。对了，我姐夫现在就在十字路口旁边的一家叫春秀饼店的地方，那行，那你过来劝劝吧。

李文军关掉手机，开着警车走远了……

一看李文娟穿衣服又拿雨伞，董云从旁边走过来，你这就去找福生呀？

李文娟赌气地说，是啊，这不是有功了吗？家里的饭不吃，到外面喝酒去了。

见了面就好好说，把他找回来就行了。董云劝着儿媳，别在外面吵，让人家看见不好。

放心吧，我不会的，我才懒得和他吵了呢。

李文娟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雨还在下着，李文娟打着伞快步地向那家饼店走去。

那家春秀饼店她是知道的，也知道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女老板，方才李文军打电话说王福生在春秀饼店，李文娟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她甚至想到了王福生可能经常去那家饼店，王福生是不是和那个女老板有什么瓜葛呀？为什么下着雨非要到这里来喝酒呀？她越想越气，便加快了脚步。

二

方子达走到王福生的桌前坐到了他的对面。

王福生抬起头来望了望方子达，把酒瓶往方子达的对面推了一下也没有说话。

方子达摆摆手，我不喝，对了，王大哥，要不再给你来点儿别的菜吧？

王福生摇摇头，这个就够了，挺好的，不用了。

冯春秀从橱柜里端起一盘牛肉走过来，放到王福生面前，王大哥，你每次来就是一盘花生米，这盘牛肉算是我送你的，你吃吧。

那怎么行，无功不受禄，这可不行。王福生把那盘牛肉又推了过来。

看看你，你也是我们饼店的老主顾了，不就是一盘肉吗？算不了什么，王大哥，就算我请你的还不行吗？冯春秀耐心地解释着。

冯春秀又把那盘牛肉往王福生面前推了推，王福生还是把那盘牛肉又往回推了推，真的不行，我这个人，不想……

冯春秀当然能听明白王福生没有说出的后半句话是什么，便很热情地对王福生说，你看你，咱们也是一个市里住着，我估计你家也离这里不远，说起来可能咱们还是邻居呢，就是一盘肉，你吃了又能怎么的，你多来几次不什么都有了么？

那盘牛肉放在桌子上，就这样被两个人推来推去。

两个人正在推着说着，李文娟已经来到了饭店门口。李文娟从窗口看见两个人来回推着那盘牛肉，便更加来气了，打着伞闯进了饼店，气呼呼地站在门口。

方子达一看又来了客人，便热情地招呼着，这位大姐，里面请。

李文娟没有回答，气呼呼地走到王福生的桌子前。哎呀，我还说呢，为什么家里的饭不吃，原来这里有人等你呀，怎么不吃呀？这牛肉多香呀。

王福生抬起头来望了望李文娟，我说不吃，人家也是一片好意，你到这里来干啥？

李文娟指着王福生，你瞧瞧你这话问的，我来干啥？我是你妻子，你是我丈夫，你从家里跑出来我不来管你，谁管你呀？

我不用你管，我一会儿就回去了，王福生拿起酒瓶又往杯中倒着酒。

你们大伙瞧瞧，哪有这样的丈夫？家里的饭不吃，却跑到这里喝闷酒。我问问你，是家里的饭菜不好呀，还是家里的人不好啊，没有这里有吸引力呀？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王福生抬起头来瞪着妻子，你怎么